

火车票上网,也请给线下留些票

耳东

随着Z字头和T字头陆续实现网上售票,中国铁路客服中心网站近日悄然出现了K字头列车车票互联网售票的提示,据悉目前网购只支持K1-K500次列车。用手指点击鼠标来代替几个小时的寒风中排队,这对于不少在外工作的朋友而言是一个福音,然而,这对于春运中的大群体农民工兄弟而言,未必是一个好消息。

全面的网上购票是铁道部在2011年推出的服务,新措施之下购票者产生分化,自然也会引发新问题。对于习惯了网上购物的网友而言,网上购票毫无难度可言,因此我们可以说“早就该这样了”,然而,并非所有的人都会网上购物,甚至

很多人不会上网,在大城市打工的农民工就是这样的群体,而且他们是每年春运的主力军。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掌握熟练技巧的大学生在网上轻轻一点就拿到车票的同时,就意味着有一个排队几个小时甚至几天几夜的农民工就不得不面对失望。

我们从来都不否认“网上购票”的便捷和高效,然而在春运这个特殊时期,普通人网上购票的高效,其实正等同于民工失票的高效。从人性化的角度考虑:在运力矛盾依旧紧张的现阶段,在春运这个时期即使把一半的车票搬上网络出售都是不合适的,也是缺乏相对公平的。另一方面,当“网上购票”因为“一证一票”限制了黄牛的发,后者势必

更加疯狂地在春运阶段侵袭线下和身份证挂钩的动车、高铁票来挽回暴利,这对于农民工的买票难而言是雪上加霜。

作为媒体,我们见过太多那些在窗口前欲哭无泪的面孔,冰雨夹着雪花中那一幕幕多少令人感到心酸。这些为城市建设而忙碌的外地同胞,应该得到更多的尊重和公平。没能掌握“网上购票”并不是他们自己的错,这本身就已经是一种不公平的结果,我们不该让这种差距人为地扩大化。所以,希望铁路方面充分考虑到这些弱势群体,为他们在网上多留一些火车票,为他们更严厉地打击一下黄牛。即使是几张票的调拨,温暖的会是几个家庭的心。

《一吐为快》

混乱经费体制 难保教授不“失足”

杨涛

“如不尽快采取措施,掌握大笔科研经费的教授群体可能沦为新的腐败高发人群。”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一位检察官日前发出警示,教授们在科研经费支配上不乏混乱现象,一些课题经费直接变成了个人收入,而围绕科研经费甚至形成了一条隐秘的腐败生态链,在这一链条上,有教授,有财务会计,有科研仪器采购人员……

(据中国青年报)

“天价内存条”科研经费包二奶”,种种有关科研经费的丑闻让教授们蒙羞,但是,难道是因为他们没有钱吗?恐怕并不是,如今的教授早就不是以前的“臭老九”了;或者说他们道德低下,恐怕也不完全是,为何有些教授在一些环境下可以有骨气,有气节,在另外一些环境下则成为了贪腐分子。我倒觉得,最大的问题还在于我们科研经费拨付、使用等体制混乱,那些锒铛入狱的教授未必就不是受害者。

科研项目与科研经费的立项与拨付,充斥着行政化和长官意志。科研立项与经费通常掌握在教育部、财政部、发改委、科技部等部门手中,要争取立项与拨款,要求高校必须长期建立与掌握财权部门的良好关系。这就催生了各地高校的专门跑项目的“驻京办”,专门跑项目,然后是给别人吃回扣的“项目老板”。在这种行政化的项目申报体制下,能否完成科研创新,取得科技上的突破恐怕是在其次,重要的是你能不能跑,有没有关系,舍不舍的放下“孩子”来套

“狼”。2003年“汉芯”事件震惊全国。当时的上海交通大学微电子学院院长陈进教授发明的“汉芯一号”造假,并借助“汉芯一号”陈进又申请了数十个科研项目,骗取了高达上亿元的科研基金。如今,这种连蒙带骗的所谓科研项目并没有绝迹。

科研经费的分配机制也有失公开。比如在科研经费中给予的报酬比例很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政策局局长韩宇透露,在我国科研经费投入中,劳务使用情况占23.6%,而发达国家的比例则达45%。我国科研人员人均每年劳务成本约为日本的1/12,韩国的1/6。此外,项目验收的机制也鼓励教授们变相花钱,交项目的时候,大家都想办法花钱,因为如果钱花不完,下一个项目有可能就拿不到这么多了。“其中难免滋生腐败。”

科研经费的使用监督机制更是形同虚设。科研单位内部审计人员得数量明显不足,水平参差不齐,知识结构也比较单一,专业知识不够广泛,无法真正做到合理公平的监督。对于许多高校来说,只要教授能争取到项目经费,高校领导就视他们为能人,经费也视同他们的个人财产,他们如何使用在所不问。

有如此混乱的科研经费拨付、使用机制,很难避免教授们钻项目中饱私囊。因此,我呼吁尽快推行高校科研项目、经费改革,完善制度,去行政化和长官意志,这不但是为纳税人的钱用在刀刃上考虑,同时也是拯救教授们于水火之中,毕竟他们作为知识精英,也是社会的财富。

《短评快》



刘军 绘

“限广告”是对观众的基本尊重

金真

《电影产业促进法征求意见稿》今日将在中国政府法制信息网上公布,征求社会各界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规定,影院不得在向观众明示的电影放映时间之后放映广告。否则,将由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责令限期改正,处1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许可证。

(据新京报)

去过电影院的观众都应该深有体会,电影开始前,往往是商品广告,还会附加上四到五部近期将上映的电影预告片。等这些放完,已经

过了十多分钟。

影前广告和电视广告有着本质的区别,现在的电视广告随着主管部门的要求越来越严格,在广告上方基本上都会有一个倒计时,观众可以在这段时间内自主选择或是看广告、或者转台,等时间差不多了再转回来。可电影广告却不同,我国现行法规中尚无对电影播放时广告的播出次数、时长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看电影广告时不能转台,观众只能被迫去看。这是商业上的成功,却是观众的悲哀,说得难听点,这等于是对眼球的强暴。

而这次出台的电影促进法意见

征求稿却是站在了民众的立场和角度上,以观众为本,以商业为次,对电影广告首次提出了明确的限制要求。电影开始之前放一放广告,是商业的需要,也是对电影和影院整个产业链本身的支持,这一点相信观众不会有什么意见,但说好几点开始播放,就应该要言归正传,播放该放的、观众想看的東西。

在盗版光碟如此盛行之际,仍旧花钱买电影票的观众,电影产业应该感到感动,应该更呵护这些忠实的观众。电影限广告不仅仅是对先进文化发展的应景,更是电影产业对每一位买票入场的观众的基本尊重。

从“农民工”改名到推进城市化

文国庆

4位农民工乘坐贵州遵义10路公交车去火车站,先是被头一辆车拒载,上了后一辆车,4人却被收了30元车票钱,而该路全程不过每人1元,司机和检票员表示这4人带了太多的行李。

(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其实,农民工在公交车上像这样被“欺负”不是什么新鲜事,但这次乘车事件还是令公众愤慨,30元钱本身或许微不足道,可抛给社会的善待农民工、关注农民工权利的话题却是沉甸甸的意义重大。

人社部的数据表明,目前全国农民工数量已经超过2.4亿。这个庞大的群体为我们的城市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往往从事着一些比较脏、比较累的工作,却享受不到和城市居民同样的公共服务和福利待遇。不仅这些“实”的好处与他们无缘,而且“农民工”这个称呼本身就隐含着歧视。因此,农业部一位司长日前表示,为了消除歧视,应该首先从称呼上就下工夫,并建议以“新增劳动者”来称呼农民工。

官员、学者乃至普通民众聚焦“农民工”这个称呼,除了是对农民工这个群体人身权益的关心,更是饱含了对我国城市化道路和社会和谐发展的关切。城市化,不仅意味着建造了更多的高楼大厦,还意味着农民工的市民化、让农民工分享城市化的成果。住房与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陈淮甚至表示,什么时候“农民工”这个称呼消失了,我国的城市

化建设也算是真正完成了。但目前的现状是,广大农民工的主要经济来源早已不是传统的种植业,但他们的身份仍然是农民,因为他们的户籍在农村,他们不得不像候鸟一样在城市和家乡之间来回迁徙——生产方式和身份的割裂,造就了“农民工”这个充满矛盾性的称谓。

和为农民工兄弟更改一个表面的称呼相比,给予他们更加内在的、实在的福利待遇才是更重要的。正像那位农业部司长所说:“农民工只要在一个地方就业,就为所在社区创造了财富,为所在地税收作出了贡献,其本人及家庭成员就有资格享受所在地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

但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财力不足的国情又告诉我们,指望一夜之间完成城市化、让所有农民工一下子享受市民待遇是不现实的,我们必须多途径探索农民市民化的道路,目前各地都在中央部署下进行着有益尝试,比如浙江嘉兴的“两分两换”(宅基地换城镇住房、承包地换社保)模式,虽然农民还不能获得足够的创业资本,但从赋予他们市民权上,走出了第一步。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帮助他们(农民工)逐步解决在就业、居住、医疗、子女入学等方面遇到的困难,有序引导符合条件的农民工进城落户。“这一循序渐进推进城市化、改革户籍制度的思路是符合我国现实国情的。我们期待中国城市化的早日完成,当然更期待“农民工”这个称呼早日成为历史。

英语城办给谁旅游

黄定都

密云县长王海臣昨日称,密云将在巨各庄镇蔡家洼村建一座占地千余亩的欧洲建筑风格英语城,开放后,进入英语城就像出国一样,进城后不允许说汉语,该城将成为北京最大欧洲风情小镇。

(据新京报)

有人直呼这不是在搞新的“租界”、“国中国”吗?倒并非如此,这只是一个旅游项目,不是一个专门

面向在华外籍人士的住宅、生活区。但一定程度来说,还的确是在打“崇洋”牌来盈利。

其实,英语城“韩国也有,只是当作外语学习基地来经营。国内的一些英语出版、培训教育机构有过类似的设想。如外研社就曾构想建造一座英语城,为中国人学习英语创造真实的学习环境。但作为外语培训基地,其指向性是很具体的,大部分人本身就是抱着学习外语的目的去的,

自然不会排斥纯英语交流;而作为旅游景点,它是面向广泛大众的,就应该顾及到大众的情感。为什么要说汉语就扣分呢,是不是对国人的歧视?从景点的意图来说,这样同样无非是为了保证语言运用的纯正,维持此处的特色。只是采取这样的强制手段很容易引发大众的反感。很多人就表示,就连在国外也没有哪个城市限制说汉语啊?不得不说,不顾民众情感的创意其实是恶俗。